

雪 梅

卢梅坡

梅雪争春未肯降，骚人阁笔费评章。
梅须逊雪三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。

(选自《唐诗选》)

菩 萨 蛮

张元干

春来春去催人老，老夫争肯输年少。醉后少年狂，白髭殊未妨。

插花还起舞，管领风光处。把酒共留春，莫教花笑人。

(选自《唐宋词选注》)

诗 词 包

卢梅坡是南宋诗人。《雪梅》是诗人咏物言志的一首七言绝句，这首诗在比较中写出了“梅”“雪”各自的不同特色，并作出了中肯评价。虽然遣词平实如话，却胜在富含哲理意蕴，为此类型诗歌的佳作之一。

这首诗有两大特色，一是情趣，二是理趣。白雪和梅花都是冬天的象征，也是报春的使者，诗人巧妙地把两者拟人化，正面交锋，毫不相让，梅花在冬末春初适时开放，暗香浮动，不畏严寒，预示着春天很快就要到来；而白雪纷纷扬扬，覆盖大地，所谓“瑞雪兆丰年”，也意味着春天在不远处等着。一“争”一“降”，赋予了雪与梅神态和动感，饶有趣味。诗人化身为一个裁判，认为双方各有道理，难以权衡，以至于这篇评判文章迟迟不能下笔，只得枯坐案头，一再思量。一动一静之间，好似一出热闹的情景剧，引起了读者强烈的阅读期待。如果说前两联妙在构思精巧的话，后两联就胜在理趣盎然。诗人没有直白地点出谁高谁低，却剑走偏锋，借无法评价高低来互衬对方的优势，最终得出结论：梅花须逊礼让雪花三分晶莹洁白，雪花却输给梅花一段扑鼻清香。这两句看似信口咏来，其实遣词用意大有讲究。一个“逊”，一个“输”，恰到好处地指出了各自的不足之处，“三分”和“一段”这两个数量词彰显了色彩和感觉给人的冲击力，“白”和“香”点明了二者的特点，色香各异，不可等量观之，真正表达了诗人态度的是“须”和“却”这两个字，字面上看是放大了各自的弱点，实质上突出了雪的洁白和梅的馨香，满纸都是溢美之意。这首诗也告诉后人，“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”，所以我们不要片面地去看问题，而应该取长补短，互相学习。雪和梅，本就是缺一不可的冬日美景，一起预示着春日的开始。雪落梅开，踏雪寻梅，共同构成了人生的一大乐事。读完全诗，静赏白雪，轻嗅梅香，感悟事理，如此良辰美景，真不知今夕何年了。

张元干，字仲宗，别号芦川居士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曾这样形容他的作品：“其词慷慨悲凉，数百年后，尚想其抑塞磊落之气”。他早年的词作风格清新婉丽，南渡以后以书写爱国心志的作品闻名，转向豪放、悲壮一派。这篇词作写于他晚年时期，在表达了春光易逝的复杂心情之外，也反映了作者虽然年事已高，但豪气不减当年的旷达精神。

在原词中有一段小序，“三月晦，送春有集，坐中偶书。”提笔一挥，似是偶然为之，可正是这自然随性的一个举动，才能充分显示词人真实的胸襟情怀。首联起句平常，“春来春去催人老”，直白地写出了作者对春天的内心感触。迎来送往的每个春天里，时光如水漫过年轮，年轻人也许并不在意，但对一个垂暮老人而言，就有了别样情愫。翻开宋朝词作，以伤春感怀为意的词作是非常普遍的，其内容不外乎痴男怨女、春残花落、离情别意等等。张元干却一反常态，鲜见地提出了与少年郎争春光不服老的豪迈气概。少年醉后可以疏狂不羁，白髭老者偶尔一露峥嵘又何妨，白发簪花，起舞放歌，把酒言欢，美景尽入眼底，怀着这份开朗豁达的胸襟，才算不辜负这风情无边的大好春光。“醉后少年狂”一句，借用了苏轼的《江城子》中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这一句，深得其中旨趣，“管领风光处”则暗合了白居易《早春晚归》中“金谷风光依旧在，无人管领石家春”的诗意，这两处典故化用得恰到好处，颇见功力。

此外，这首词一改宋词上阕写景下阕抒情的窠臼，除了起句以写眼前之景作牵引之用，余下部分开始洋洋洒洒地抒发情感，一泻千里，一气呵成，毫无凝滞之势、造作之态。周颐在《蕙风词话》中有语：“真字是词骨。”张元干在词中所流露出来的真实、自然之美感，令后人欣赏。

——陈青山